

无欲成仙

一、师徒

三年前，还没有拜入玉宁观门下步入修真之途的石超凡还叫石铁柱，那年石铁柱十四岁，以街头乞讨为生。当时衣衫褴褛的他每天思考最多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三餐温饱，有一次他饿得不行，偷了一家包子铺的肉包子，被包子铺老板拿着擀面杖沿街一路狂追。

人群中石铁柱迎面撞上了一个仙风道骨的白须老道，老道打量着他的模样，眸中一亮。待包子铺老板追至，老道为石铁柱付了钱，解了围，瞅着石铁柱狼吞虎咽把包子吃完。

老道问了石铁柱的名字，道：「你可还有家人？」

石铁柱摇摇头道：「早死光了。」

老道自我介绍道：「我乃玉宁观掌门人清虚真人是也，我看你根骨奇佳，可愿做我们下弟子，修行长生之道？」

石铁柱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长生之道，问道：「做你弟子，每天可以吃包子吗？」

清虚真人笑道：「岂止能吃包子，比包子好吃百倍的食物都应有尽有。」

石铁柱两眼放光，他当时的人生信条很简单：每天能吃上一口热乎的包子。

没多犹豫，石铁柱当街就下跪拜了清虚真人为师。

清虚真人道：「你既然入我门下，石铁柱这个俗名以后就不要用了。」

石铁柱道：「那我叫什么？」

清虚真人道：「你天资过人，将来必能超凡入圣，振兴我玉宁观，今后你便叫作石超凡。」

从此以后石铁柱，不，石超凡，成了清虚真人门下最年轻的弟子。

玉宁观是玄界中的修真小派，门下弟子不足百人，石超凡虽然是门中后起之秀，超群绝伦的资质却远胜同门师兄。清虚真人每天亲自指导其修真法门，倾囊相授仙术要诀，并且不吝丹药赐予他筑基，三年间石超凡不负期望，修为突飞猛进，成为门中弟子后来居上的佼佼者。

这天清虚真人召见了石超凡并门下大弟子张伦来到丹房，他对石超凡道：「凡儿，你入我门下已有三年了，如今也该让你出去历练历练了。」

石超凡道：「不知师尊有何安排？」

清虚真人道：「我玉宁观在此地福泽一方，山下的杨家村村民每年都上山来进贡香火，近日有村民传闻村子里在闹狐妖，吸

食村民阳气，那族长捎人携了书信来我玉宁观求援，为师最近几日要闭关修炼，你和你大师兄便代表观里下山去村里走一遭，将那狐妖料理了为民除害。」又对张伦道：「你小师弟尚且年轻，你们一道下山，切记护佑你小师弟周全。」

张伦身为门下大师兄，年过四十，办事向来老成持重。当即应道：「弟子定当完成师命，除了那狐妖。」

石超凡道：「徒儿没有除妖的经验，不知要除掉这狐妖有何要诀？」

清虚真人道：「那狐妖擅长幻术变化，可男可女变作他人模样，形貌上能以假乱真，会使各种障眼法，即便为师亲临也未必能看破他的幻术，不过他毕竟是条畜生，若真斗起法来手段平平。只要你师兄弟二人齐心协力、谨慎分辨，定能斩妖除魔。」

石超凡和张伦齐声道：「弟子谨记师尊教诲。」

二人告退之后，清虚真人拿出一本《夺舍大法》开始演练，他心下得意，培养了三年的宿体终于快要收获。清虚真人年近百岁，如今大限将至，道行上遭遇瓶颈，已不能再更进一步。多年以前他便开始暗暗筹划以夺舍之法延续自己的性命，只是他自己门下的弟子大多年纪偏大，且资质平庸，都不适合作为夺舍的宿体。直到三年前清虚真人在街头偶遇了石超凡，一眼便看出他万里无一的璞玉资质，当下便收为弟子带到山上学艺。

这三年来清虚真人倾尽门中资源供给石超凡，将他视为下一代掌门人培养。下个月便能进行夺舍，不过夺舍之法向来为玄界

同道所不齿，一定要隐秘地施法进行。门派之中继任之位向来是论资排辈，石超凡在玉宁观入门时日最短，为了在自己夺舍后能以石超凡的身份顺利接任下一代掌门，他决定先安排石超凡下山去试炼一番，此番除掉狐妖，必然能提升石超凡在同门中的威望，届时接任了掌门之位，也不会遭人异议。

一想到下个月便能脱胎换骨，重焕青春，清虚真人脸上干皱的皮肤便扭曲成一团，贪婪地狂笑起来，浑然不似平日里对弟子耳提面命时的慈师模样。

二、下山

石超凡和张伦下山来到杨家村，但见那村口一个约莫十岁左右的男童手里拿着一根竹竿，咤了一声，拦住二人。问道：「你们是什么人？来我们村子做什么？」

石超凡道：「小朋友，我们乃是山上玉宁观的修士，我叫石超凡，这位是我的师兄张伦，此番特地来村中除妖。」

那男童眼珠一转，道：「玉宁观的修士？休要诓我，玉宁观的修士昨日便来村里了，怎么会这么快又派人来？我看你们分明是狐妖冒充的，看我不把你们打得现出原形。」说着操起竹竿就往石超凡身上扫来。

石超凡纵身闪避，连忙辩解道：「小朋友休要误会，我们真是山上的修士，那人才是狐妖假冒的。」

男童手上一缓，道：「你说是就是？我怎么相信你们？」

张伦这时道：「我这有你们村族长写给我们掌门的求援书信。」说着从行囊中拿出一个信封来给那男童看。

那男童打开里面的信笺看了两眼，「哎哟」一声道：「你们真是玉宁观的修士，坏了坏了，那昨天来的修士必定是狐妖假冒的，我得快点去通知族长他们。」说着将信笺折好在信封里还给张伦。又道：「二位在这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请族长过来。」说着一溜烟跑回村里。

那男童刚走不久，张伦若有所思道：「师弟，我怎么觉得这小孩有些不对劲。」

石超凡忙道：「师兄，有什么蹊跷吗？」

张伦道：「这小孩看上去不过十岁，匆匆看了眼书信便能断定是族长所写？」

正在这时村口来了数十名村民，手里各执着锄头、钉耙一类的农具，将石超凡和张伦围在中间。其中一名老者面带怒容，斥道：「好你个狐妖，胆大包天，竟然敢伪装成玉宁观修士。」

张伦认得这老者是杨家村的族长，忙道：「老族长，我们真是玉宁观的修士。」

族长道：「胡说八道，玉宁观的修士方才已经进村，告知我们狐妖便在村口。」

张伦和石超凡对视一眼，意识到方才的男童的确是狐妖所变。

张伦道：「老族长，我是玉宁观大师兄张伦，以前和你打过照

面的。」

族长打量着张伦，倒也认得，犹疑道：「那狐妖能变幻人形，你们空口无凭，有何凭据？」

张伦又将那书信递过去道：「我这有一封你亲手写给我们掌门书信。」

那族长「咦」了一声，道：「怪哉，方才那修士也拿着我写的信笺，怎么你们也有？」打开信封，里面不见信笺，却掉出一片树叶来。

族长见状大怒道：「好啊，你们果然是狐妖所变，还敢来戏弄我们。」

周遭村民俱是义愤填膺，就要冲上来打杀。石超凡和张伦见着了狐妖的道被村民误会，一时不知如何辩解，狼狈躲避着村民们的攻击。以二人的修为，若真要动起手来，那村民是非死即伤不可。

师兄弟二人有苦难言，俱是窝火不已，石超凡急中生智，高声叫道：「你们之前写的求援信上说这狐妖只身一人，我们若是狐妖，即便伪装得再高明，又怎能同时分饰我师兄弟二人？」

这话颇有道理，那族长喝止住众村民，问道：「若你们真是玉宁观的修士，为何那信笺落到了狐他人手中？」

张伦便将之前村口遇到男童骗走信笺的经过大致说了一遍，又将信笺中所书的内容说了一遍。族长听了脸色一变，道：「哎

呀，二位当真是玉宁观来援的修士，老朽被那狐妖携信笺蒙蔽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。」

张伦忙道：「不怪老族长，是我们大意了，着了这狐妖的道，不知那狐妖现在何处？」

族长道：「那修士说要去擒妖，一转身就不见了。两位道长你们是不知道这狐妖在村子里兴风作浪，时而变幻成俊美男子祸害村里的姑娘，时而又变成美女勾引精壮小伙，只把人阳气食尽而亡，诸般恶行，人神共愤。」

石超凡拱手道：「族长请放心，我掌门师尊命我师兄弟二人前来村里除妖，必将这狐妖降伏。」

族长和众村民迎着二人进了村子，布置好酒好菜招待，又安排了一间屋子给他们住下。

三、同门

入夜后，石超凡和张伦在屋中商议着除妖对策。石超凡白天被狐妖戏弄，此刻一心想着如何为民除害。这张伦却存着另一番心思，原来自从石超凡拜入玉宁观门下以来，身为大师兄的张伦感受到了莫大的危机，张伦虽然修为平平，但在一众师兄弟中颇有威望，眼看清虚真人没几年即将驾鹤西去，将来这掌门之位必然落到自己手上。谁料三年前清虚真人带回了石超凡，对这位小师弟青睐有加，不但每天亲身传授修行要诀，还将门中炼制的仙丹妙药都拿来给这位小师弟服用。平日里门中弟子能得到掌门师尊指点一二已经是莫大的恩德，更遑论能得赐一枚丹丸。张伦心中愤愤不平，同为门下弟子，掌门师尊为何如

此厚此薄彼？竭尽门中所有资源提升这位小师弟的修为。此番掌门着他陪石超凡下山除妖，明显就是做个陪衬，若是除妖顺利功劳归了小师弟，若是出了差池，只怕就要降罪自己这个大师兄。照此以往，这掌门之位也迟早为石超凡所继承。他好容易熬到清虚真人寿元将尽，如何肯将这即将到手的掌门之位拱手相让？

这次下山，张伦陡生歹念：何不趁机将这位绊脚的小师弟除掉？杀了石超凡，嫁祸给狐妖，自己再除掉狐妖假意为师弟报仇，回山之后大不了被掌门师尊责骂一顿。只要除掉小师弟这个心头大患，将来何愁得不到掌门之位？

张伦心中一番筹划，便对石超凡道：「师弟，这狐妖在杨家村害人不浅，我们既然受了村民们的嘱托，我看今夜便多辛劳一些，一会我俩分别在村里巡视一番，看能不能寻到他的蛛丝马迹，早一天除掉这狐妖，便是多救一人性命。」

石超凡感佩道：「师兄侠义心肠，我辈修行之人正当如此。」

两人外出巡视，石超凡如何料得到师兄的阴毒诡计？提了剑径自往村东巡查而去。张伦往村西绕了一圈很快又返回屋里，在屋内的茶水里撒了一些【化功散】，这【化功散】无色无味，修道之人喝了小半个时辰之后发作，发作时浑身无力，使人昏昏沉沉。张伦在屋中静待石超凡回屋，只等到时候给他喝下【化功散】的茶水，待到药效发作，结果了他的性命，再布置成野狐所为，这便大功告成。

四、野狐

却说那野狐之前在杨家村兴风作浪，吸食村民阳气只为炼化一颗仙丹，这仙丹乃是野狐毕生修行的宝贝，功成之后便能位列狐仙。这野狐素来胆大妄为，以愚弄他人为乐，听闻杨家村的村民向玉宁观修士求援，白天时便化作孩童模样在村口守候，骗取了石超凡和张伦身上的信笺，又装作玉宁观修士返回村里蛊惑村民，只将二人一顿戏耍。他情知这二人修为不凡，尤其是年轻的石超凡，若是能吸食其身上的灵力，对自己炼化仙丹大有裨益，但真要动起手来自己单打独斗也胜不过其中一人，何况两人同行。当下心中盘算：须得逐个击破，方有胜算。

夜幕降临，那野狐便隐在两人的寝居旁，先见两人提着剑分头出了门，过了一阵又见张伦独自回到寝居。那野狐心生一计，摇身一变，化作石超凡的模样进了屋里。张伦见石超凡回来，便问他外头巡视的情况。野狐道：「师兄，那狐妖狡诈得很，找了一圈，狐狸尾巴也没见着。」

张伦点头道：「我俩初来乍到，看来除妖之事不能操之过急，今晚暂且休息，明日再做搜寻。」说着斟了一杯茶水给石超凡，道：「师弟外出辛苦，喝点水解渴。」

野狐喝了茶水，趁张伦转身熄灯之际，悄然抽出对方放在桌上的佩剑，猛地刺在张伦的背心，张伦万料不到石超凡突然对自己发难，还以为自己下药之事败露，当下惊恐万分。这野狐一击得手，长剑在张伦身上一通翻搅，又从腹中吐出鸽蛋般大的仙丹悬在张伦口前，施法吸食其灵力，只将张伦身体吸食得如干尸一般，这仙丹受了灵力滋养，黑暗中愈发显得光彩夺目。

那野狐心满意足地将仙丹又吞入腹中，点亮灯，施了个障眼法将张伦的尸体变作狐狸的模样，自己又化作张伦的模样守在屋

中。

过了约莫半个时辰石超凡返回屋里，见师兄正在灯下擦拭着剑上的血迹，地上横着一只黑色大狐狸的尸体，流着鲜血一动不动。石超凡又惊又喜道：「师兄，莫非这是那只狐妖？」

扮作张伦的野狐微微一笑道：「刚刚这狐妖扮作师弟你的模样想来唬我，被我识破后一剑给斩了。」

石超凡拊掌赞道：「不愧是师兄，这野狐便是狡诈十倍，也逃不过你的算计。」

张伦道：「师弟，这狐妖尸首放在屋子里血腥气太冲，我俩且把尸首移到屋外，明天再通知村里的乡亲。」

石超凡应了声，就要去搬弄狐妖尸首，突然间只觉腰肋处穴道一麻，身子立时栽倒在地。那狐妖哈哈大笑道：「凭你们道行再深，还不是一样都落到我手上。」

石超凡心下大呼上当，再看那地上的尸首，哪里是什么狐妖？分明就是自己的师兄张伦。他心中暗恼自己经验浅薄，一再被这狐妖算计，此刻穴道被制，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，只能任凭敌人摆布。

野狐感受到石超凡身上异乎寻常修士的充沛灵力，当下小心地将他平躺在卧榻上，故技重施吐出自己腹中的仙丹悬在石超凡的口上，正要饱食灵力，炼化仙丹。谁知还没施法，野狐忽觉一阵头晕目眩，那仙丹失去掌控径直落入石超凡张开的口中，一直滑入腹中。

野狐哪里知道，张伦本给石超凡准备的下了化功散的茶水，会被他鬼使神差给喝了下去。此刻药力发作，浑然乏力，很快就瘫软在地。

石超凡原本见被狐妖制住，见到师兄下场，以为自己也要命丧于此，谁料生死时刻狐妖突然倒在一旁没了动静，自己吞下那颗仙丹之后只觉腹内灵力四溢，片刻之后便冲破了穴道禁制，石超凡见能恢复行动，心知形势刻不容缓，当即拔出佩剑将倒地的狐妖一剑刺死。

天亮之后闻讯而来的村民聚拢而来，石超凡抱着师兄张伦的尸体放声哀号，村民们见一旁的野狐尸首，俱是欢欣不已。族长来了，命人将那狐狸尸首焚烧，又安排人将张伦的尸首收殓入棺。为了感念玉宁观道士的除妖义举，遣了几名村民抬着棺木随石超凡一同回师门复命。

五、夺舍

石超凡回到玉宁观将下山除妖的经历禀报了清虚真人，清虚真人听说张伦死了，心下也不在意，只说几句生死有命的话轻轻带过，为了祭奠张伦除妖殒命，命弟子将棺木放在大殿，设了灵堂，供门下师兄弟追思，继而又在众弟子面前大力褒奖了石超凡下山除妖的功绩，并钦定了石超凡为下一任掌门的继承人。

话说那晚石超凡本以为刺死了狐妖，却不知那野狐在倒地之际急中生智使了个障眼法，和一旁张伦的尸首互换了形貌，石超凡那一剑实则刺在了已死的张伦身上。那些村民不明所以将张

伦的尸首当作狐妖给焚烧成灰，又将野狐的肉身当作张伦放进了棺材抬到了玉宁观。

这野狐此番在村子里不但差点丢了性命，自己修炼了一辈子的仙丹还被石超凡阴差阳错吞入腹中，这仙丹是他修行的重要关隘，势必要夺回来。他躺在棺内眼看被带入玉宁观，一番盘算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如今只有冒险杀了那小子，才能夺回仙丹。

这野狐待在棺里，等大堂清净无人时，从棺木中摸了出来，摇身一变，化作石超凡的模样大着胆子在道观里探寻，路上遇到几个练功的修士，见了他点头示意，也无人识破他的伪装。

这野狐正要寻找石超凡的所在，这时一名年轻修士突然上前来拦住了他。野狐吓了一跳，却听那年轻修士道：「石师弟原来你在这，掌门唤你去丹房一趟。」

这野狐怕露出破绽，也不敢违拗，当下点了点头跟着那年轻修士到了丹房，那年轻修士在门外禀报道：「掌门，石师弟已经到了。」

丹房里传来清虚真人的声音道：「嗯，凡儿你进来。」

原来这清虚真人眼见时机成熟，择了今日要对石超凡进行夺舍。这野狐硬着头皮进了丹房，对清虚道人行礼。只听清虚真人道：「凡儿，我观中有一门法术要诀，今日为师便传功给你。」随即吩咐石超凡坐在对面的蒲团上。

这野狐见这老道没有识破自己，松了口气，又听说他要传功给自己，心中暗喜。忙道：「多谢师尊。」当下盘坐到清虚真人对面。

清虚真人嘱咐道：「你闭上眼睛，一会身上若有异样千万放松，不要紧张。」

野狐点了点头，依言闭上眼睛。清虚真人伸出剑指对准石超凡眉心之间的神印穴，当下便施展开来夺舍大法，那野狐初时不以为意，忽然只觉灵台一空，暗叫一声不好，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，自己的神识已然寂灭。

等清虚道人再次睁开眼睛，他的神识已然嫁接到宿体身上，而对面自己原本苍老的身体看起来像是溘然而逝，一切都如计划进行。正在这时，只听屋外一个熟悉的声音喊道：「我刚才一直在外练功，师尊何时传唤与我？」

丹房大门猛地被推开，几名修士一拥而入，中间一人赫然是石超凡。清虚真人见了大惊失色，自己刚刚分明夺舍了弟子的身体，怎的又冒出来一个石超凡？

他摊开双手，这一看不得了，自己的双手赫然是一对狐狸黑爪，再摸摸自己的脸颊，五官突出分明异类，还哪里是心心念念的翩翩少年？

那石超凡眼见师尊清虚真人坐化，只当被这狐妖给谋害了，当下持剑刺入野狐的心窝，悲声道：「妖狐，你竟敢害我师尊！」

清虚真人一瞬间继承了野狐的记忆，如遭当头棒喝。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自己费尽心机夺舍而来的竟是一具狐妖的身体，只是此刻胸口受创，已是百口莫辩。想到自己处心积虑布局三年付出的心血都为石超凡做了嫁衣，他心中不甘，伏地告饶。石超凡哪里会手下留情？又往他身上补了两剑，清虚真人闷哼两声，再也爬不起身来。

没过多久，按照清虚真人的遗命，石超凡顺利继位，成为玉宁观最年轻的掌门人。清虚真人出殡那天，石超凡回想着三年来对自己百般呵护的师尊，扶着棺柩痛哭不止，整个玉宁观门下弟子受其感染俱是哀声一片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